

李惠泉首度拷问权欲真相
行贿者的退路必定是受贿者的绝路

最强悍的男人犯下最低级的错误

退路

新华出版社

行贿者的退路必定是受贿者的绝路

长篇小说

退路

李惠泉◎著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退路/李惠泉 著.

北京:新华出版社,2008.4

ISBN 978-7-5011-8324-1

I. 退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38144 号

退 路

责任编辑:白云覃

总 策 划:廖 怒

装帧设计:尚 农

出版发行: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

网 址: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邮 编:100040

经 销:新华书店

照 排: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

印 刷: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
开 本:72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:20

字 数:290 千字

版 次:2008 年 4 月第一版

印 次:200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011-8324-1

定 价:29.80 元

本社购书热线:(010)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:(010)63072012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电话:(0312)89580585



楔子

意大利，罗马。

长长的桌子两头坐着两个男人。坐在东边的是一个长着八字胡须的男人，快六十岁的样子，他是 KK 集团总裁戴尔。坐在戴尔对面的男人，是林海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林海。他带着助手卢森来到罗马，一个人走进了 KK 集团的办公大楼。意大利 KK 集团是意大利最大的投资公司，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有着很高的声誉。林海是第二次走进这座大楼。

“戴尔先生，我请求你再帮帮我。我保证，我只要五千万人民币，就可以渡过难关。我给你 15% 的利息。我就是破产了，我的资产也可以偿还债务。”林海看着对方，说得恳切。

戴尔懂中文，他听完林海的话，笑了。

“林先生，没有我们的帮助，你现在还是一个普通人。是我们使你在五年之中成为亿万富翁。你投资过大，在资金市场运作又失败了，我们了解过，你拖欠银行的利息就是几个亿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使一个得了绝症的病人起死回生。五千万，不是一个小数目啊！原谅我不能。”他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。

“戴尔先生，五年前你帮我，我也没有亏待你呀！30% 的利息，这在世界上都是一个天文数字。你再帮帮我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有什么条件就提出来。”林海跟这只老狐狸打过交道，知道他在拿着自己。

“好吧，看在我们是老朋友的份儿上。”

戴尔把一份文件抛了过去。文件是用英文和中文打印的，十分清晰明确。林海一目十行看完文件，脸色微变，眼睛透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光，恨不得把对方吞噬。“这个鬼子，比我还了解石河市的情况。”他咬着牙，不得不佩服对手的精明和老到。

“这是唯一的条件吗？”

“唯一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能成功？你能保证你的计划有成功的把握吗？这可是要杀头的啊！让我……让我好好想想……好好想想。”林海闭上了眼睛，沉思在自己的世界里。

“不用想了，林先生，我的计划是经过长久的思考，万无一失，你是最好的执行人。你的冷酷，你的精明，你的雄心，无人可比。我给你五千万，你可以延缓银行追讨利息，还可以启动这个计划……不过，我警告你，如果成功，你不履行诺言，我想你会知道后果的，你们林家四虎，包括你在法国的女儿，嘿，嘿，对不起，我说多了。林先生是条汉子。”戴尔撑起的笑容里透出一丝杀机。

林海当然知道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手。

“好吧，就按合同办事。”他答应了。

林海签了对方给自己准备的文件。戴尔让手下打开一瓶香槟酒，端起了杯子。“林先生，祝我们合作愉快，我相信，我们一定会成功。明天，我就把钱打进你的账号。祝你在罗马玩得愉快。”林海微微一笑，碰了碰杯，就离开了大楼。

助手卢森正站在外面等着他。

“海哥，怎么样了？那个老狐狸答应了吗？”他急着问。

林海长叹了口气，说出了对方的条件。卢森惊诧得瞪大了眼睛，说：“海哥，能成功吗？”林海嘿嘿地笑了：“没有我林海办不成的事。生死之际，只有一搏。他这个计划十分精明，我想过了，对他对我们都有好处。”他附在卢森耳边，说了半天。



“你今天就返回石河，按我的意思办，我等着你的消息。我和蓉儿在罗马再待几天，我要把计划的每一个步骤仔细想想。记住，此事就你知道，不允许告诉第三个人，包括我弟弟，明白吗？”他交代着。

“明白了，海哥。”卢森答应着。

“好，你走吧，我等着你的消息。”林海挥了挥手。

卢森答应了一声，转身走了。林海在罗马又待了三天，和蓉儿商量的计划的细节，他还是不放心，这天晚上，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咖啡馆里，把计划的每一个细节再次考虑了一遍，到十二点，这才返回饭店，蓉儿已经睡熟，他没有把她吵醒，洗了洗就上了床。

深夜，蓉儿从梦中惊醒。

她赤裸裸地从床上爬了起来，来到窗前，推开窗户，外面灯火辉煌，罗马的夜景尽收眼底，美丽迷人。是啊！这是金银堆起来的豪华，没有巨大的财富，又到哪里去谈这种美丽？林海说得对，胜者王侯败者寇，人生在世，就得一搏。二十六岁的蓉儿，五年前在罗马遇上林海，坠入爱的泥潭，从此，与林海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。除了卢森，没有人知道她是林海的情人。

蓉儿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，纤细均匀的身材没得挑，练空手道的身材，肌肉结实，没有一两多余的肉，长长的披肩秀发映衬着那张清秀的脸庞，有一种骨感冷艳之美，两个迷人的乳房，乳头宛如两颗樱桃，让男人垂涎。窗外的风有些凉，蓉儿怕伤着林海，赶忙关上了窗户，逃跑似的上了床。也许是身体太凉了，林海醒了，一声不吭地把她搂进怀里，蛇一样地缠绕着她，她也被对方刺激，从脚趾到发梢都滚动着那种欲望。他一声不吭，抱着她来到床沿，发疯般压了过去……

早上的阳光照射到他们的身体。林海先醒了，洗漱完毕就走到床边，用羽毛轻轻地拂动她的身体，她痒痒的，眼睛未睁就嚷道：“海哥，让我再睡一会嘛，你讨厌死了……”

“好吧，我可走了，我真的走了。”

蓉儿一骨碌从床上弹了起来，扑进他的怀里，紧紧地搂住他不放。“听话，我们说好了的，今天我要回石河，我还有事要做，一切就按我们商量的办。你在罗马再玩几天，就回香港，然后按计划行事。你放心，我们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”林海拍着她的头说。

“你……永远爱我？”

“永远。”

“海枯石烂不变心？”

“不变心。”

蓉儿这才松开手，伤感地说：“海哥，你走吧，如果你骗了我，我杀的第一个人就是你，你记住，我是你的，你也是我的，就是死，我也要与你葬在一起。走吧，海哥。”林海眼睛里滚动着晶莹的泪花，再次猛地搂紧她，长长地吻，然后转身离去。

林海在香港住了一个晚上。

他现在就要从香港返回石河。机场候机室内，林海提着皮箱，旁边靠着的一个中年男子看了看表，说道：“老大，最近内地加紧了对贪污受贿官僚的打击，你可要当心些，法律制度使我们没有更多的空子可钻。”林海笑了，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：“龙崽，你哥哥是什么人？是石河土地上长大的孩子，人是什么动物？是贪婪的兽类。你放心，只要听哥哥我的，什么事也不会有。”龙崽点着头：“我听老大的就是了，你放心，我会按你交代的去做。”林海再次拍拍他的肩，叮嘱道：“好了，我走了，做事小心些，记住，不要相信任何人。”林海提着箱子登上了飞机。

林海坐飞机到达石河市。

弟弟林江和卢森到机场来接他，一下飞机，他就问卢森：“事情办得如何？”卢森悄悄地说：“都办好了，等下我跟你去吧。”林海摇了摇头：“你不用跟着，我一个人去。”他让卢森坐林江的车走了，自己开上卢森的本田雅阁驶上了宽阔的马路。



一个小时后，林海到达石河监狱。

监狱长把林海领进房间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林总，我可是冒着杀头的罪帮你办的啊！秦朝是杀人犯，无期徒刑，我就是有天大的胆也不敢放他走，好在前几天着了场火，烧死了几个犯人，也数不清楚，我就把他数上了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秦朝这个人了，知道吗？”林海把一张三十万的现金支票交到他手里，笑着说：“我们两清了，从此，你也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你。”监狱长笑了：“这样最好，最好。我这就去带人。”

片刻，一个穿着旧军衣的男子走了进来。

男子长得黑黑的皮肤，高高的个子，手背上的青筋凸现，露在外面的肌肉一块一块的。监狱长说：“你跟这个人走吧，他保释你出去了，你自由了。”林海朝他点头，领着他走进了汽车。汽车离开监狱，飞快地奔向石河市，来到了凯悦饭店。林海开了个房间，把他领进来了。

“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秦朝摇摇头。

“知道林海这个人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林海给他一支烟，把一个包抛在床上。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我就是林海，我用三十万把你买出来了，从此，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你秦朝这个人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另外一个人。包里有你的身份证和全部证明材料，有我送给你的十万现金和明天回哈尔滨的飞机票，你母亲得了癌症，生命垂危，她等着见你啊！为人子，最不幸的就是不能尽孝。”林海说完，起身往外走。

“海哥。”秦朝撕心裂肺般号叫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“咚咚咚”地朝他磕了三个响头。“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秦朝就是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你的恩情，从今以后，秦朝为你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。”林海上前把他扶了起来，“我看你是个仗义的

汉子才这样做的。回家以后，用我给你的钱做点小买卖，先安下身来，钱不够用我会寄给你的。这是我的手机号码，落下了脚就给我来电话，好了，好好睡一晚，明天回家吧，老娘还等着人啊！”林海说完转身走了。

第二天，秦朝回到了哈尔滨。一个新的故事就这样诞生了，太多的爱，太多的情，太多的贪婪，太多的阴谋诡计，构成了这个故事的主题，演绎着让你爱恨交加、荡气回肠的酸甜苦辣……



从石河市中心广场那巨大的不锈钢雕塑往东南五公里，就是金玫瑰饭店，它坐落在纵横石河市的胜利路的最东端，离火车站也只不过百米之遥。胜利路是石河市的主要大道，就像长安街之于北京，南京路之于上海，是城市最繁华的地段。二十年前，石河在中国的地图上只不过是一个小乡镇，二十年后，它已经跻身于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。它没有北京的庄重和儒雅，也没有上海的高贵和浪漫，更没有大连的自我陶醉，准确地说，它是一个新型的城市，一个朝气蓬勃的城市。它接纳一切新生事物，从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到最开放的裸体画展。所以，三百万人口的城市，却有着最豪华的饭店，最好的餐饮，最昂贵的消费水平。外国人源源不断涌进，投资商资金滚滚流动，旅游收入直线上升，从哈尔滨到云南边陲，数不清的姑娘涌进来了，争抢饭碗。

金玫瑰饭店好像是1995年建成的，是石河市最著名的企业家林海投资的。这位妇孺皆知的企业家，这几年老是大手笔，让人惊讶不已，1996年，投资两百万元，兴建了十所希望小学；1997年，又设立一百万元建立林海助学扶贫基金，专门资助那些没钱上大学的学生。他的义举，使他获得了市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等一系列桂冠。怪不得副市长马力说，林海是我们石河市私营企业一面旗帜。

来到石河市的人，只要看一看金玫瑰饭店的建筑风格，就能感受到它的主人的威严，红白相隔的欧式建筑，接近于十六世纪的俄罗斯风格，高高的塔尖，老式的钟楼，铸铁雕刻的窗栏，巨

大的玻璃门面，进出的人虽然不多，但你不用担心它会亏本经营，一到星期六和旅游季节，这里门庭若市，不提前一两个星期，你都订不到房间。省财政厅项目一处处长兼“黑山工程”协调员刘仁明就是在两个星期前订的房间。

刘仁明在与朋友聚会中，听说过这个金玫瑰饭店，说这里的美女是天下无双，都是大专以上学历，还有硕士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已经四十岁的刘仁明怦然心动。当时林海也在场，还有副市长马力等一大群人，都一笑置之，林海还开玩笑说：“刘先生，你要去住，我打个电话，一定给你优惠。”刘仁明当场就拒绝了，说我今天下午就坐飞机回省会东昌。

在石河开完“黑山工程”碰头会，刘仁明就说我晚上回省城。但他并没有走，等到晚上，他坐着车在石河市最著名的温泉度假村转了一圈，九点多才来到金玫瑰饭店。刘仁明不喜欢熟人知道自己有这个爱好，他知道现在的中国人虽然不说这个，但传统的道德文化是根深蒂固的，他明白这一点。他喜欢独来独往，有钱什么事办不成，这是他人生的座右铭，更何况一个小小的三星级金玫瑰饭店。他的位置虽然是个肥缺，但不敢有一丝松心，他知道任何失误都将毁掉自己，弄得一天到晚提心吊胆，一看到穿警服的人心就哆嗦，不知为什么？所以，他要放松放松。他感叹，活得太累了啊！

一走进大厅，服务员热情地问：“先生，是住店吗？我们这里有几种规格的，普通……”刘仁明马上打断了她的话：“最豪华的。”服务员笑容可掬地办好了住房手续，一个高高个子的女服务员就引导着他往房间走。打开房门，他掏出一张百元票子，塞到她手上，她笑笑：“先生，我们不收小费。”小姐穿一袭明黄色的旗袍，衩开得很高，刘仁明笑笑，把票子塞在她衣襟上，又顺手摸了一把她的大腿，她娇嗔地打了一把他手，嬉笑着说：“要小姐呀！我们这里的小姐是最好的，你稍等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说完转身走了。



刘仁明脱掉上衣，坐在沙发上叼着烟。

服务员敲门进来了，身后跟着一位小姐，他瞥了一眼，就嚷道：“不行，换一个，换一个好的来，我不怕花钱，知道吗？”

服务员笑容可掬：“多漂亮呀，先生。”

“不用看，我说换就换。”他有些恼怒。

服务员不敢怠慢，片刻工夫，就带来了七八个，没有一个被刘仁明看上的。服务员为难地说：“先生，你到底要什么样的？瘦的、胖的、大脸的、瓜子脸的？你说说看，看看我能不能帮你找到。”

“都说你们这里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什么样的美女都有，我就是冲这个来的，想不到也是一些歪瓜裂枣，吊不起我的胃口，去吧，再选几个好的来，我说了不怕花钱。”刘仁明又把一张百元的票子塞进她的衣襟。

“我怎么样，先生？”一个高高的小姐从门外走了进来，直直地走到了他面前。刘仁明眼睛一亮，哇噻，就是她了，金黄色的发丝，端正妩媚的面容，一对眸子跳动着风骚，半露的酥乳。他呆呆地看了三十秒，感叹人间真有这样的女人。

“好，就是你了。”他喊着。

服务员暧昧地一笑，退出了房间。刘仁明急不可耐，一把拉进那个混血儿，让她坐在腿上，手很熟练地伸进了衣襟，把那半个酥乳攥在手里，大有猪八戒吃人参果的味道。小姐没有拒绝，只朝他笑了笑。刘仁明呼吸急促，手又要顺着胸往下摸，被小姐挡住了，她甜甜地说：“先生，你急什么呀！包子在笼里，早晚都是你的，我们都要放松一下，洗个澡，我保证让先生终生难忘。OK。”

刘仁明笑了：“我相信这一点。”

小姐帮刘仁明慢慢地脱掉衣服，牵着他的手走进了浴室，浴室水已经放满，热气腾腾的，他躺了进去，小姐当着他的面，也慢慢地脱衣服，一件件的，他眼睛呆呆地盯着对方，天哪，刘仁

明在这一刻血液停止了流动，多漂亮的身材啊！修长、白皙，乳房饱满，腹肌润滑……他喊道：“快，快过来，我实在等不及了。”

“你们这些男人啊！”女人嗲嗲地说：“做什么事都没有耐心，难道你就没有看过女人的身体？我想你一定是风尘场上的老手了，玩过的女人恐怕超过一个排吧，不，一个连。”

刘仁明把她拉进了浴池，啃着说：“你是最好的一个，我以为自己对女人没有兴趣了，没有想到你能让我如此兴奋，这是我好多年没有过的。你放心，我会让你得到双倍，不，三倍的报答。”

“谢谢先生。”女人噙了他一下脸。

洗完澡，两人披着浴衣来到卧室，刘仁明就要拉着她上床，她媚媚地笑了，把室内的灯调到最暗，使女人的脸庞看起来有些朦胧。她把他按在床上，咯咯地笑着说：“做这个事要有情调才有滋味，你不要把我当成小姐、当成一件商品，而要看成你的情人，看成你多年未见面的情人，细细地体会每一个细节，这样，你就会感受到别的女人没有的风味。我们喝点酒吧，你要什么？”

女人款款地起身，走向酒柜。刘仁明点了波尔多干白葡萄酒，女人倒了两杯，端了过来，在他身边坐下。她先是用红红的嘴唇沾了一下杯子，这才递给他。“来，祝我们今晚玩得高兴。”然后一仰而干。他连想都没有想，也仰头而干。

刘仁明抓住她的手，放在私处淫淫地说：“你看，它已经不听活了，快来吧。”女人说等下我会让它把所有的激情都释放出来，让你一辈子忘不了我。“知道吗，我的小乖乖。”说完让他仰躺在床上，自己像蛇一样地在他身上扭捏着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郑嘉仪。”

刘仁明笑笑：“真名字？”

郑嘉仪一边喘息一边说：“当然是真的，我没有必要改名字。这又不是什么犯法的事。这跟做买卖一样，你说是吧？你付钱，我出身体，公平合理，有什么不敢的。”



“你让我……我为什么这样困呀？我……我要做了，亲爱的。”他眼睛蒙眬，挣扎着爬到她身上，刚刚爬上去，就睡着了。

郑嘉仪轻轻地把他扒拉下来，给他穿上内衣内裤，又给他盖好被子，这才走下床。她来到浴室，又冲了一遍澡，这才擦干身子，穿好衣服，来到写字台前，打开刘仁明的笔记本电脑，进入程序，开始操作。

她看了所有C盘下的东西，没有她要找的材料，又看了E、F盘，仍然没有她要找的东西，就返回桌面，这才看见桌面上有一处猫抓老鼠的游戏软件，试了几次，均未打开，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，她只好把内容全部拷贝下来。办完这些事后，她又检查了一遍，发现没有什么遗漏处，这才退出程序，关机放好电脑。

郑嘉仪松了口气，来到沙发边，又倒了一杯葡萄酒，慢慢地饮着。喝完酒，把东西装好，看了看刘仁明的钱包，发现里面至少也有几千块人民币和少量的美元，还有几张信用卡，她笑笑，什么也没动，放回了原处。她再一次走进浴室，对着镜子修饰自己，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心里感叹道，多么美丽的一张脸啊！这样的女人是很难不让男人无动于衷的。

她拿好坤包，用湿手巾把所有接触过的地方都抹了抹，倒退着走出房间。郑嘉仪来到前台，朝那个服务员矜持地笑了笑，把三百元人民币放在台上。“这是你的，谢谢你帮忙，他有些累，睡得很好，没有什么事就不要打搅他。”

“知道了，小姐，你走好。”

郑嘉仪迈着模特式的步伐走出了大堂，一辆本田思域就“喳”地一下停在她身边，她拉开车门，钻了进去，一会儿就把金玫瑰饭店抛在身后。汽车飞一般地从胜利路东头拐进了中山路，来到了石河饭店。

郑嘉仪走进石河饭店，她接过开车男人手里的大牛皮纸信封，冷冷地说：“这是给我的？”男人说：“这是三万，老板看了东西后付另一半。”

郑嘉仪完全变了另一个人，金黄色的发丝不见了，是一个男式短发，眼睛也不是褐色，而是中国人的黑色，睫毛也变得短了，与从金玫瑰出来时完全是两个人。“好吧，隗西，我等着你的电话，晚安。”说完她上了楼，走进了房间。

二

两天后，隗西又来到石河饭店。

他推开房门，看了看坐在沙发上喝酒的郑嘉仪，抛给她一个牛皮纸信封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嘉仪，这是三万块钱，老板说，暂时没有事，你自由了，愿回歌厅你就回歌厅，不愿回去就多玩几天。我也要回老家一趟，等我从老家回来，我们再联系。”

郑嘉仪接过信封，扔到床上，疑惑地问：“隗西，告诉我，你的老板到底是谁？电脑里到底有什么东西？他为什么知道刘仁明电脑里有猫抓老鼠的文件？判断得如此准确，太可怕了，看样子刘仁明这些年也没有少捞钱。这次他参加黑山工程，又可以大捞一把了。”

隗西冷冷地嘿了一声，“当官的没有一个屁股眼干净的，老板这样做，也是一种侠义的行为。你想想看，钱又不是他的，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取一部分用呢？老板把他们贪污受贿的情况都搞得清清楚楚了，肯定是有用的。至于老板是谁？我想你暂时不知道为好。反正，我们只不过是整个网络的一粒棋子，他在石河的势

力……说句不该说的话，一言九鼎。”说到这里，隗西脸色也变了。

“好，好，不问。”郑嘉仪笑了笑。

隗西来自黑龙江，在歌厅里认识了来自哈尔滨的郑嘉仪，同



是老乡，俩人就好上了，不是那种恋人的关系，而是合伙做生意的关系。郑嘉仪佩服隗西独来独往的行事风格，狼一样的狠劲，狐狸一样的狡猾和精明。隗西对郑嘉仪的美丽，对她渊博的知识和电脑技术的精通刮目相看。在这样的年月，不懂得电脑，什么事也做不成。这是隗西离不开她的主要原因。

隗西看了看表，还有一点时间，他说我们到温泉度假村泡泡温泉如何？郑嘉仪同意了，他拿起衣服，给她披上，这才走下楼，钻进了汽车。汽车飞驰般来到温泉度假村，俩人开了个房间，换好衣服，来到花香四溢的室外泡温泉。石河市的温泉度假村，坐落在市郊的石河旁边，这里四季都有花香，水温最适合人享受。

隗西和郑嘉仪躺在温泉里，闭上了眼睛。泡完温泉，两人有些饿了，就来到温泉度假村的山村饭店，这里是清一色的自然风格，全是绿色的野味。两人一走进去，隗西眼睛就大了，悄悄找了一张桌子坐了下来，附在郑嘉仪的耳朵说：“你看见东边坐的那个人了吗？他就是林海，石河最有名的企业家，去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名第十位的林海，你忘了？”

郑嘉仪怔住了，双眼盯着对方。

“也就是五年不到的时间吧，打下了如此商业帝国，唉！这人比人就得死啊！”隗西叹着气，朝她无奈地笑了笑。

郑嘉仪双眼洋溢着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。

石河市黑山工程竞标进入倒计时。

黑山工程坐落在石河市郊黑山旁边，是一个综合性石化炼油工程。从东海采来的石油，通过输油管线进入黑山，产生的油气不但要供给石河市居民使用，一部分还要输向附近城市。它是国家重点工程，总投资超过五十亿人民币。前期竞标的项目主要是黑山工程的土建部分。是整个项目中的基础工程，对于项目的按时完工十分关键。

石河市经贸委主任龚明忙得不亦乐乎。

五十多岁的龚明，不是经贸专业出身，他原先是市委副秘书长

长，两年后才调任现在这个职务，很多经贸圈里的人士对他不是很了解，有人说他清正廉洁，有的说他狡猾得像泥鳅，没有接触过的人是不了解其中奥妙的。他跟刘仁明关系较好，但圈外人看不出来。

这次参加竞标的有十多家国内外工程公司，但重要的也就几家，像国内的天福、万象、金士达、天鹏，香港的嘉兴、润发、百年等。很多人对林海股份实业有限公司没有参加这次竞标感到遗憾，说哪能没有一家石河本地企业呢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龚明还特地给林海打了电话，询问事情经过。林海说，“一是资金太大，要几个亿，我们恐怕承担不起，而且我怕招惹是非，这样的钱我还是不赚为好。”连马力也给林海打了电话，对他们公司不参与工程的竞标感到不理解。

“林总，你的公司是石河市唯一有资格有能力参与竞标的企业，为什么不参加竞标呢？你放心，所有的程序都是公开透明的，都是在法律范畴内进行的，你根本用不着顾虑什么，真的。”马力口气很委婉。

“算了吧，马市长。”林海的口气还是淡淡的，“我现在都忙得晕头转向，能把现有的企业经营好了就不错了，再要……摊子铺得太大了倒不好，许多民营企业不景气，就是好高骛远，雄心勃勃，而做买卖跟别不同，这是要投钱的，一旦套住，砸在自己手里，整个公司就完了，而且，你又不能给予特殊关照，就是关照了你也说不清楚呀，人家会说我给了你什么，这对于你的仕途也不好啊！说心里话吧，我还希望你官越做越大呢。”林海恭维地说。

马力哈哈大笑，放下了电话。

副总经理段庆阳走了进来，他向林海汇报说：“黑山工程竞争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，据我所知，天福、万象和百年活动得最为疯狂，竞标委员会那几个评标委员，没有一个逃脱他们追逐的，看样子，在中国，要有一个阳光的经商环境，还很难啊！”林海疑